

第〇四八冊

曆象彙編

庶徵典

夢部

謠讖部

聲音異部

宮室異部

器用異部

金鐵異部

神怪異部

飲食異部

冠服異部

一吾

一吾

一吾

一吾

一吾  
一吾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廿四史詩

中華書局影印



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旣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迎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獄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

狄棐傳棐子遼度少穎悟篤志于學尤嗜杜甫詩嘗

讀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

餘字遼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

曹光寔傳光寔從子克明字堯卿旣生會敵攻百丈

縣父光遠遇害母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旣長喜兵

法善騎射從父光寔奇之補爲衙內都虞候光寔擊

敵於葭蘆川戰沒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寔死懼

軍亂祿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寔令還軍銀州而

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寔尸以還葬京師絲是顯

名初獨人留京師者禁不得還鄉里克明以母老間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

寇誠傳誠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官樞密直學士查道傳道爲龍圖閣待制進右司郎中知虢州卒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

馬元傳元通五經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

人以紺蓮花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旦且

老率三日一誦易

東軒筆錄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真宗末年

猶爲學士一夕夢朝太宗面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

謝訖將下殿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于墀上

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參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

有聲顧視則魚袋墜地矣

宋史宋庠傳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

丘父杞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禧于廬阜鍾夢道士

授以書曰以遺尔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

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

禮部皆第一歷官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封莒國公

青箱雜記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

省試一夕夢被人砍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爲解釋

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劉公因詰之曰雖砍却頭畱沉在裏蓋南音謂項爲沈畱劉同音後

果第二人及第

建寧府志章訴浦城人天聖中試禮部上黨有蓋朴

者亦預計偕忽夢人告曰建州章天和作狀元汝必

登第朴至京訪訛具述其夢旣而三舉不利慶曆間

密諭欽若欽若傳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

宋史王欽若傳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

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

相明日當來但減笄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李至傳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

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

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若有物在脣中未幾生至

七歲而孤鞠于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沈靜好學能屬

文及長辭華典贍舉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參知政事

以目疾求解改授武信軍節度

登第朴至京訪訛具述其夢旣而三舉不利慶曆間

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

十一、一百五十卷夢部

十一、一百五十卷夢部

復到省題詩于邑之泗州嶺庵壁上云十年三上未登科此去行期畫錦過上黨有人傳預兆夢生頭角見天和遂于賈點榜中第嘉祐二年訴子衡作大魁朴是年始得奏名訴後官至潤州長史累遷左光祿大夫

灑水燕談錄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既坐詞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于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且七十始爲尚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爲皇子近臣薦公爲官僚赴皇子位門闈守衛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官邸未及期年英廟卽位遂登侍從

宋史英宗本紀明道元年生于宣平坊第初濮王夢

兩龍與日並墮以衣承之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龍游光中

青箱雜記馬尚書亮知江寧府秩滿將代一夕夢舌上生毛有僧解之曰舌上生毛劍不得尚書當再任已而果然

劉郎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遂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籃令己吞之滋有難色其人曰但任意吞看中後果歷十四任終

韓魏公應舉時夢打毬一捧于八時魏公時年僅弱冠一上登科則一捧于八之應也

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爲榜遍覽無名偶覩第二名下有空白處朴欲填之空中人語曰無孫貴有孫朴夢中卽填孫朴是歲果第三名因夢得

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已過續有一龍蜿蜒騰上又有駱駝繼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龍起駝起二人在其後

鄉人冀國隆應舉時夢行道上步步俯拾黑豆一掬不知其然是歲鄉薦乃伯父郎中紀恤其乏路費以驛券贈之遂沿路勘請以抵京師步步掬黑豆之應也然此微薄而國隆已兆於夢則其人賦分可知後國隆竟老場屋不沾一命

鄉人朱熙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缺板而弗成是歲止過省不及第晚遇推恩長史出身棺不全之應也

宋史文苑傳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賄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灑水燕談錄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寔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食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

河清主簿凡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紺衣人曰汝有陰德及

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于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一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理而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矣久之乃悟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子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干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宋史章得象傳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爲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進士及第慶曆五年拜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聞見前錄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酒掃祠庭曰明日有幸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瀆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雄壯甲天下

灑水燕談錄王元規慶曆末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木旣覺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括異志陳元植好積陰德食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

物壽本不逾四十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南陽人侯慶有一銅像欲賣牛粧金色偶有急事他用久矣一夕慶妻忽夢像曰卿夫妻負我金色久不償今取卿兒醜以償金色至曉兒醜有疾像忽有金色光照四鄰皆來觀焉

聞見前錄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

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輶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

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悟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于大醮儀中立廟京師

隨手雜錄杜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間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間見

偉丈夫袞服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百文曰此爾及第人數再請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洩也常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歲科舉放登第者二百人常遂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木者廟諱也

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旱以漕司喚意不敢以實聞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觀夢偉丈夫轉簿示之曰柳庭俊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驚寤戰汗浹體

宋史余靖傳靖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靖嘗

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

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富弼傳弼字彥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旛鵠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

范純仁傳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

張洞傳洞嘗知棣州累遷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旛

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未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段少連傳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個儻有識度累遷龍圖閣直學士

劉沆傳沆祖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卽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

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迺生沆擢進士第二累遷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高擇傳擇夢道士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

曹穎叔傳穎叔字秀之亳州譙人初名熙嘗夢之官府見穎叔名遂更名穎叔進士及第歷龍圖閣學士

陳希亮傳希亮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

亮嘗夢異人授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

黃亢傳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

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

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通尤

激賞時王隨知杭州索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

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亢爲人侏儒不飭小節對人

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強記爲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勅書授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贍必欲得高科名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婚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快快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爾

無羨後爾作相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春渚紀聞陳秀公丞相與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卽瘳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日室間羅列寶器甚多上皆以青帛幕之具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

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藉委棄皆爲掠

剩所罰至於減筭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

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者壽

灑水燕談錄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

帝廟名升殿顧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者夢公讀楊阜傳翌日告公公異之即取二傳覽之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

韓延壽楊阜孰優公遂膺首選

樂城遺言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

談苑林希於章衡榜下及第在期集處劉庠相揖云

久欲相見有小事言之希問其故曰庠嘗夢登第在

公後三名故識公也希自計唱第時劉庠始在第三

甲以前舉不會赴殿試今舉直赴殿試例降一等作

第四甲頭又隔數十名方喚到希以希嘗爲南廟解

元仁宗令升級第三甲末至第五甲喚到李寔寔南

省解元也仁宗又令升級第三甲既而又令置希之

上明日唱明經第張巨已於第四甲進士登科又中

明經是時中兩科者例升一等於是升級第三甲末

自希數至劉庠正是第三名凡兩日之間更四人者

方符一夢焉

宋張師正括異志樂史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帝命

召俄見宮闈壯麗帝曰爾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

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生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帝

曰往哉遂唯而去旁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

也嘗酣于酒一年果生仁宗

石林詩話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者聯

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

所謂未幾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綏絲始悟夢中

兄弟之意豈造物以是爲戲耶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綏絲蓋始終皆同決

非偶然以此推之仕宦升沈進退何可以人力計似

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

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邵伯溫聞見前錄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

筋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

人病瘦醫者旣投藥又夢寢堂門之左右木瓜二株

右者已枯因爲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覆之及期生

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

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

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命何兄獨生夫人

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

彥周詩話王君玉內翰嘗乞夢于后土祠夜得報云

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

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

制時正四品官年七十二云

過庭錄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

生爲兩制死住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于親識間彭

拜御史中丞未幾除知秦州彭母尚無恙深疑其行

誠告執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柰老母在執政憐其

意乃奏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

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

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達

塵一聲雞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桐陰舊話忠憲公將生命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

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

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

談圃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

拍手呼爲龍公來旣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

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

中一白龍身首皆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空

朱史慈挺傳挺兄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府推官

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邸器重

之請于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

友英宗立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大臣畏其諫列白

爲知制誥遷龍圖直學士知定州帝不豫趣命爲太

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

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

鎮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爲家

人言感念歎及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

于便室驟得疾卒

梅詢傳詢字昌言歷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給事中在

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旣而呂夷簡通判州事

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斤中以至貴顯夷簡力

也

宋敏求退朝錄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丕

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爲還清殿學士制旣寤不

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丕相遣朱

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爲寶文閣

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云迺規眉宇達在

西清悅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桐陰舊話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

花曰汝欲生男子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

職方官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嘗誨之曰汝父有法

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談圃喬執中未過省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夢一紫衣僧至階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可正睞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

賢矣編韓琦知秦州時臥疾數日忽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事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以爲東宮

談苑韓魏公嘗夢崔侍郎在客位及覺問客將有何官客云崔縣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出身致位通顯官制行合作尚書而只除刑部侍郎寄祿至光祿大夫後奪一官終於正議大夫正議大夫亦侍郎也

聞見前錄韓魏公薨其子孫倣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卽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讖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魏公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是好夢

宋史趙槩傳槩爲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槩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又被黜大悵恨自放江湖無復宦意元豐初呂以五舉免解再赴禮部孫以祕書少監知舉尚衣五品服榜出呂預高薦春旣紀聞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沈潛際漢殿傳聲彷彿間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觀天顏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峴嶠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以清慎稱之野客叢談孫公談圃三卷朱穆所記一曰熙寧二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爲肝胎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一句云更細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祐元年己卯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

談苑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姪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邈養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覆方就榻夢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遂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談苑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姪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邈養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覆方就榻夢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遂懼而寤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金華筆談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人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陰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井厚之名絳五人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冷齋夜話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記注知諫院同知貢舉尚衣紺呂大喜必在高等俄

忽獨言曰清香館自後多不居世間事或默坐終日人莫敢問其曲折

季父仲山病中夢至一處泛舟環水皆奇峰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似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

族姓考舒亶字信道熙寧中夢入空中見樓閣金碧輝煌有瓊裙琅玕者數百人詣亶請詩且曰此間文章要似鸞鳳隱起與織女分巧亶吟曰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旁人笑不還家

宋史馮京傳京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渭州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

郭祥正傳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范鎮傳鎮從孫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

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旣寤猶見之遂以爲名

澠水燕談錄元豐中汝上梁逃一夕夢奏事殿中見

御座前揭一碑金箔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

改名黃裳明年御前唱進士第南劖黃裳爲天下第

一賢奕編一杭僧夢遇歐陽公於廟中廟神皆拱立

歐陽相公平生善念及人甚衆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叅大政

談苑末叔夢爲鶴鶴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榆莢香特異末叔嘗自言上有兄未卒而卒母哭之慟夢神人別以一子授之白毫滿身母旣娠白毫無數永叔生毛漸退落

歐陽末叔作校勘時夢入一廟於庭下謁神與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後責夷陵元珍爲判官同謁黃牛廟元珍職官在縣令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宛如昔夢所見焉

陳州有顓頊廟狄青知州日夢廟中有榜題曰宰相蔡確確是時方舉人青訪知姓字名見之語以所夢云善自愛確後果相神宗皇帝

王汾作館職忤王荊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貧俸薄累乞外任不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欲得郡須求元公是時元厚之爲參知政事汾亟往禱之厚之云荊公意思不婉順未可議也然荊公屢爭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幾荊公果出金陵吳中卿當國汾又禱即日得兗州到官數月尋繹此夢所謂元公乃兗州也

清波雜志舊制沙門島黔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之意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神宗深然之著爲定制乃馬子約之父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後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

談苑王荊公初拜僕射握笏蔡下手曰吾止于此乎

昔年作舉人時夢升一廳事人指其榜有僕射廳曰他日君當爲此官今夢驗矣官制行換爲特進元祐初加司空下幸其夢之不應也公讓不拜半年方報再讓又數月方報此告下公薨八日矣竟終于特進焉十爲予言如此

可談慈聖光獻皇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也神宗默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療癆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墨客揮犀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說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晚未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覽承恩醉笑倩旁人認繡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裯採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避暑錄話趙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已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祕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驗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耳議者或曰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旣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偶爲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一書當時諸公夢事甚詳

春渚紀聞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  
官府堂宇高遠上有具哀冕而坐者四人旁有指謂  
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未乃持正  
也旣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  
寇丁至公爲四也

宋史喬執中傳執中屢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  
上官均撫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  
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  
神人界以騎都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  
六十三

樞史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紹聖初  
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爲非  
大怒雖得簽書劖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  
既不甚達益篤志植蠟貽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  
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  
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  
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勤  
名爲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春渚紀聞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發解赴闕至泗  
州夜夢肩輿詣郡守而曰過漕司有頂帽執撲而督  
視工役丹飾門檻者問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盧曰  
新官爲誰執撲者厲聲而對曰盧秉秉意甚怒以其  
名呼旣覺以語其室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卽入新  
宇而一小女在與前嘗聞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  
可令前因呼令後卽夢覺繼曉未及盥濯而郡將公  
文一角至卽除盧領大漕事忽連交職而趨漕衙所  
監視執撲者與其室呼女之事皆與夢無差

宋史唐庚傳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  
士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孺治易  
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  
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餽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  
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  
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  
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  
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駛港中唱以厚利  
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  
三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  
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  
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冷齋夜話黃魯直元祐中晝臥蒲池寺時新秋雨過  
涼甚夢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  
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  
萊卽褰衣履水魯直意欲無行道士強要之俄覺大  
風吹鬢毛骨爲戰慄道士曰且斂目唯聞足底聲如  
萬壑松風有狗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張開千  
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引升殿主者降接之  
見仙官執玉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  
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詩  
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伎搖手墳與予同宿  
湘江舟中親爲言之與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  
之耳

春渚紀聞馬處士濟之父旣入中年未得子母爲置  
妻媵偶獲一處子姿色亦稍殊麗父忻然納之但每  
對鏡理髮卽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  
淚曰某父守官某所旣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  
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  
髮以白繪而以絳綵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涓  
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爲具舟載其資裝遣  
之是夕涓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涓涓後  
生巨濟卽以涓名之涓旣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  
欲及第須作十二魁涓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  
作十二魁心甚憂之迨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  
數也

東坡志林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遇者覺而記其一詩  
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  
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  
之所以修不販其牛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祁  
招之詩固善諷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  
轍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  
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  
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知真饑佛壽識妄吃天廚真即是佛不  
領其意或曰真卽享佛壽不妄吃天廚真即是佛不  
妄即是天何但享而吃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甲申雜記孫升舍人爲選人時夢與一僧立通衢忽  
傳呼宰相來旣至孫曰此府界提點蔡持正也僧曰  
此本朝第四人過嶺宰相也元祐中果謫新州本朝  
盧寇丁三人矣蔡是第四人也又歐陽大椿爲新州  
職官一日與守過寺中壁間見大字題曰蔡確善終  
之室與守異之方問其所以字滅不見後蔡果謫終

于屋下方蔡去也主僧掃治其室寺僧夜夢人告之曰善治之更當有宰相至矣數年劉莘老至亦終于此室方劉拜右僕射之日家人具飯一小僕忽仆於堂下少選大呼曰相公指揮頭路往新州去已而家

人詰之僕答曰不知其言之出也

仇池筆記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

歸遍歷疏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膚服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

惘然思之南軒某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宋史黃伯思傳伯思自幼警敏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元符三年進士高等歷祕書郎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逾月

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

宗澤傳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

隨手雜錄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輟賢富人驚寤汗浹體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斂焉

談圃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注維摩經十

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王洙王氏談錄公言始作禮官時夢入禁苑中引一

紫衣人至後亭見上免後踰年荆王薨皇帝受服子時引太常卿入苑中其徑路所至皆夢中所見

冷齋夜話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爲沙門漢

桓帝建和初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

道伴在江南當往省之人曰遊宦乎沙門乎曰以嘵

故爲神然我亦往廣州償債耳世高舟次廬山鄭亭

湖廟下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捧牲

請福神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世高聞之爲至

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多嗔至此業今家此湖千里

皆所轉以雖嗔而好施故多寶玩以緣千匹黃白物

付君爲建佛寺爲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

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

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

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

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

此天女以詩獻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

惜竹軒問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

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

九大笑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子

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

爲示少游筆蹟也

仇池筆記章答字隱之本閩人遷于成都數世矣善

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

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

遊青城灌足水中督謂士寧曰脚踏西池流去水土

寧答曰手持東嶽寄來書督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督果死

春消紀聞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醉中雷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逆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雷神也每承主人醉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旣寤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廚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畱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大帝嘉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畫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

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

贍果有饒州之命蕭親語余

黃鐸爲陝西漕攝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過流而下  
煙雨中見一卒曰張相公在此鐸往見之相公何故  
在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夢覺汗流浹  
體遂誌于書稿間復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  
四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烟雨間見一卒洗面問  
之何人曰張相公虞候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  
後張初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鐸後復官至京不  
事交謁語其所親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談苑賈易以諫官責知懷州替鄭俗赴闕李之儀夢  
鄭俗依舊知懷州數數對親朋言此夢既而易以到  
官上表再貶知廣德軍俗已知單州待闕尚逮自言

于朝廷復以懷州還俗之儀之夢遂驗

春渚紀聞建中靖國元年陳無以正字入館未幾  
得疾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忽  
其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  
已久樓起祝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已逝矣

宣政雜錄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  
上有字曰丙午自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千簡札謂  
丙午年是昌盛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  
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篆宮然四方了無異  
人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  
金人果至有北狩之禍僕寔從徽宗北行每語昔青  
童夢怪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天

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春渚紀聞雷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  
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頗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  
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  
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  
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  
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  
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衛語訖  
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  
韓魏公騎鶴相顧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  
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  
不誣矣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  
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  
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疇昔之夜夢黃  
衣人召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  
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戒本何也卽  
命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旁視殿廡  
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  
者曰帝命汝爲圓真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  
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乃卽日莅  
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覺所夢極明予亦欲我家興  
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之于文未之深信翌  
日凌晨往視之衍謂子文曰甥更聽吾一頌卽舉聲  
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何用逢人更說今朝拂袖便  
行要趁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余姪婿也余亦素  
與仲昌遊云

建寧府志潘植浦城人大觀中兩以鄉薦上禮部夢  
童子以詩一聯示之云才分南北東西國爲報三秋  
桂子香建炎戊申車駕駐維揚累舉得官夢中之詩  
始驗

墨莊漫錄宣和二年睦寇方鴻起幫源浙西震恐士  
大夫相與奔竄關注于東在錢塘避地攜家于無錫  
之梁溪明年廄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于東以貧  
甚未能歸乃僑寓于毗陵郡吳安寺古柏院中一日  
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元衣  
而美鬢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杯酌酒謂子東曰自  
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

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  
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  
東田詩記云元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顏滿  
引銅杯效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  
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  
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虛已焚於兵火因寄  
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冊舉以  
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  
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  
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間  
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  
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  
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嵬我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  
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  
試曳鈴索果有磨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  
目疎秀端莊靚麗冠青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

繡非繡因謂引者曰此爲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會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爲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依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渺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窓人何處聲永斷瑞臺路子東嘗自爲予言之

許彥周詩話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僕在洪州宿城北鄭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丘隴一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如晝彌望皆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博臺一

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閑花亂草春春有秋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田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博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故

宋史張闢傳闢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大書闢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如晝彌望皆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博臺一

春諸紀聞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爲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挾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卽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卽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晚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逮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

將爲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囚疎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爲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冠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旣行賞黜有司莫能定罪卽具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鄰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宋史胡安國傳安國子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女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

張汝明傳汝明事親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

揮麈前錄會文肅帥定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爲宰相然須南遷啓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衣十郎綠袍北向謝恩豈非他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果登庸旣爲蔡元長所擠徙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參軍敕到取幼子紳朝服以拜命累符前夢十郎卽紳排行也

名臣言行錄外集謝上蔡先生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珍珠船蔡京喜食鷄每預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鷄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鷄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

桐陰舊話韓宮師諱維字持國忠惠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憲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是應

老學菴筆記鄒忠公夢徵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謂筆畢同首蓋杜牧夢改名畢之類李知幾少時祈夢於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宇知幾是舉果過省

睽車志龍舒人劉觀仕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赴試飲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

調之舟人防閑其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爲棘闈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出院意甚歡此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諸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一人馳至報牒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牒適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失覺言其夢協而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嘆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告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於舒然至今未第也

野雪雜說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爲誰答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春渚紀聞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常言其初被薦赴試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輒略不與客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卽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豈不能輟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略轉首已而復視書如初晉祖復前奪書而語之曰子竟不我談我去了矣元仲徐授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看此乃今歲南省魁選之文也晉祖視之卽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宋史吳皇后傳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父近以后貴累官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諡宣靖近嘗夢至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寇未至夢一僧告之曰汝

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人謂侍康之揮塵餘話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時未經兵燼井邑全盛向于固叔堅來赴調於行在所冠蓋闐委偶邂逅金壇士子郭珣瑜者因與共處於天寧寺佛殿之供桌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語云有一事甚異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榛瓦砾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迎皆蕭索可憐公衣綠袍於衆客中不可曉也已而虜人南寇江城之內外悉遭焚毀後二十年叔堅果擢帥符郭登第未久爲郡博士遷於郊外始悟前夢相與感歎

春渚紀聞餘杭裴豹隱營爲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康至臨安昌化縣興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兵具士元云疇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一網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之首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豕突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於外明年二月始聞于美初報賊至乘縣先遁村落爲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爲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宋史蕭燧傳紹興十八年燧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旣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

燕王府李立否但延頸受刀俟其不殺則前冤解矣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與鄰人竄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得因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王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嘆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卽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以前冤報汝汝後復殺我冤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殺汝與結爲義兄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畱爲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

幽怪錄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聞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兒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鄰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既而訪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宋史蕭燧傳紹興十八年燧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旣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

檢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木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

前定錄補清漳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得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日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設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麁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寤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執主人而往之我怒而爭是以麁汝南聞之大慟曰今復已矣同邸嘆咤爲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黯若油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莅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盃吏不敢以告也

浙江帥幹闕權嘉禾新塍稅復相邂逅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更名云名更方貴會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于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寮舊無在者深有推輓意而先人故倦遊但欲廟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知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曾素善飲每醉則命微姐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丸復各舉一大白方散煙幼即接侍風味高勝晉宋間人也

二老堂詩話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潛邁所居一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

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真佳句也後趙君子婦

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

墨荆去調欽俸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賢奕編廖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

廳下謁者索刺出諸神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物曰

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德明官

至正郎

見聞搜玉陳用賓名觀國永嘉勝士也寓越夢訪放

翁於杭見岩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絕巘唯爲大池池中菡萏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元鶴翔舞烟雲空濛對景蒙鑒曰水聲今激激雲容兮茸茸十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岩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了迺控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拔海氣而一笑以觀乎九州之同驚寤亟書以志神異

族姓考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詩本於曾茶山茶山出于韓子蒼三家句律相似而放翁加豪一夕夢一故人相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鏡湖新置官也我去矣君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丸復各舉一大白方散

酒得似蓮花博士無

螢雪叢說余文起主伴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岸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嘗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廓有人詣中庸大學一篇覺來鶴唱遙想三公衛道如此之切

宋史蔡幼學傳幼學權兵部尚書兼太子詹事一夕感異夢星限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

道學傳黃幹改差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安丙傳吳職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

興州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職在河池嘗夢職禱神祠以銀杯爲瓊露之神起立謂鞏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職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以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職事既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職

范應鈴傳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於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累官大理少卿

趙汝愚傳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訛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爲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

汝恩不得奏汝恩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學罷其政汝恩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言罷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恩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詔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將傳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

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恩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忘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恩唱引爲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蔡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恩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

賢奕綱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聞子充問局吏曰假失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耳子充遂自誣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而子充適至留宿然後歸子充益自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宋史江萬里傳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熾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奪其能杖謹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煜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惡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

其戒之是夕煜妻陳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

孫夢觀傳夢觀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獨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杭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迎祠山神從者甚都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劉黻傳黻歷官刑部侍郎丁母憂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而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癟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

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度宗本紀嘉熙四年帝生於紹興府榮邸初榮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文文山集廬陵劉岳申譏文丞相天祥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天祥

周密齊東野語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迎逢旁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折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癸辛雜識括之縉雲有葉醫扶術頗精一夕忽夢退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執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于天今使之得瘡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逭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旣覺悵惄然遂往廟中炷香

古今圖書集成

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遷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醉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殂矣

葉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禱之霍山張王廟是夕夢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雞爲蛇所纏牢不可解其後有驗而王之驗一物已酉合也

范元章向者魏明己館中嘗赴省試夢至大官殿手執文書歷階而上自顧其身則掛綠衣既而有衣皂

褚者亦欲進爲左右所却以爲無綠衣而不可進范遂脫所衣綠袍與之其袍內乃著粉青戰袍旁有嘲

褚者各云無笑此乃銀青袍也及寤雖喜衣綠之吉又有脫袍之疑既而中第辭魏氏館繼之者乃蜀人

稅某也次舉亦第于是脫袍之徵已驗獨不曉銀青

之說然自喜以爲此必異時所至之官也臨安鹽倉批滿則謝寶尹京其銜乃銀青光祿大夫時事已

異僅止于此是以知人生皆有分定不容少有僥倖也

宋史趙葵傳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

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

括異志吳躍龍吳宗禮達之之子也乙卯鄉舉躍龍實爲亞榜賦魁通榜詞賦之第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人星冠雲帔若天尊像叱曰此屬塔也汝何人輒登此連步逐下迤邐至塔外遂坐其傍驚而寤及榜至乃在七名之外余親見其說又有張湘亦以乙卯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巨盤撲賣相一撲五錢皆

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幾乎渾純及榜至乃爲小薦第一功名前定不可强求也如此

淳祐甲申春余館于沈氏書塾因寓宿焉一夕夢婦

人著紅衣至其家廳廡下轎無侍女手執黃羅裙直

入其堂日與諸生言之皆莫曉所謂次夕方篝燈披

閱卷帙忽有人報街外鼓聲甚急倉皇使人視之乃市樓失火煙焰燭天衆方撲救僅免延燎止拽倒小

屋數間方知婦人之怪也

宋史李庭芝傳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

請自効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己明日

庭芝至珙見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施之建始

縣

三柳軒雜識陳文龍志忠興化人度宗朝狀元也德

祐未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之至杭病卒於

杭之苗兒橋巷初文龍入太學累試不入格太學守

士之神岳侯也一夕夢神請交代意必老死於太學

常悒悒不樂旣而赴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外州又夢神通書閱書前面曰交代後書

年月至元心甚慢之未幾國亡城陷家殘身俘至杭

幽於太學之側

夢部紀事六



庶徵典第一百五十一卷

夢部紀事六

金史五行志初金之興平定諸部屢有禎異故世祖每與敵戰嘗以夢寐卜其勝負烏春兵至蘇速海匈世祖曰予夙昔有異夢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當克繼而與肅宗等擊之敵大敗

太祖本紀康宗夢逐狼屢發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夢問僚佐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歲康宗卽世太祖襲位

宗室傳斡帶太祖母弟太祖晝寢於來流水旁夢斡帶之場圃火禾盡焚不可撲覺而深念之以爲憂是時斡帶已癥疾太祖至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斡帶所問疾未幾薨

韓企先傳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

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傳后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旣寤而生紅光燭於庭

張萬公傳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夢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

黃久約傳久約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夕夢鼠銜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寔在子也張元素傳元素字絜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續夷堅志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康與欽叔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水中爲一錦衣美婦援出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人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陝縣三四日改歲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云

清河王博以裁縫爲業年三十七歲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臥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問何爲神曰吾爲尔送尾來自後覺尻骨痛痒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餓故受此報與人觀看則痛庠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

張狀元甫唱第前夢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捫之乃玉也初甚惡之繼有是應閩子秀筆記此事

金史僕散端婦人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托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或以爲神乃目

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侍披庭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旣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夢見白頭老父使之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寔由卿啓其端倪斷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往咎思補于將來恪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

續夷堅志泰安初高子約耿君嗣閔子秀王子正考試平陽舉子萬人主司有夢紺衣人來謝謁者明日當舉府題聖人有金城解魁宋可封澤州題儉德化民家給之本省魁孫當時御題獲承休德不遑康寧狀元王綱平陽三元者果皆河東云

金史宣宗皇后王氏傳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其父微時嘗夢一玉梳化爲月已而生二后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霧黃氣充塞天地已而後夢丐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窶誰訴焉后遂勑有司京城設粥與冰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僅大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萬餘后皆目覩焉

續夷堅志呂内翰造字子成未第時夢金龍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歲經義魁南省詞賦繼擢殿元閣門請詩有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魁謂其大父延嗣父忠嗣與子成俱狀元也

參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魚廚人養魚百餘頭以給常